十年寻“勺”记

张海华 文/摄

初去摔骨裂，再去遭水困

说起我和勺嘴鹬的故事，真的是泪水和欢笑一样都不少。从第一次寻找勺嘴鹬，到终于拍到勺嘴鹬，这中间整整隔了十年。这事说来话长，且容我慢慢道来。

2009年的国庆假期，我和妻子一起到江苏如东县的小洋口海边拍鸟，最大的目标就是勺嘴鹬。那一次去拍鸟，出发时我的心情可以用“志得意满、志在必得”来形容。10月1日，我们从宁波驱车5个多小时到达小洋口。次日上午，天气晴朗。我和妻子一起走下滩涂，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鸟友一起，往海天交接处走去，到那里寻找觅食的水鸟。这里的海涂，与宁波海边的软泥滩涂不同，它是沙质的，比较坚硬，通常不会陷入其中。大概走了两三百米，遇见一道水沟，我一跃就过去了，可妻子不敢跳过来。我只好把摄影包与望远镜放地上，扛着镜头往旁边走了走，找到一处比较窄的地方，让她跳过来。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。走了一段路后我突然惊觉：呀，包与望远镜还留在原地呢！心里很急，把三脚架往地上一放，转身就往回跑。

就在我快速转身的一瞬间，脚底的细沙一下子失去了摩擦力，反而成了“助滑粉”，我旋转着飞了起来，随即重重摔倒在地，几乎整个身子的重量都压在了先着地的右脚上。我顿时爬不起来了，只觉得右脚疼，很疼，锥心的疼。妻子扶我起来，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伤势，挣扎着企图继续往前走。但那种剧烈的疼痛很快让我放弃了这种妄想，于是只好在妻子的搀扶下，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回走。一路上，看到鸟友们有说有笑，结伴去拍鸟，而天空不时有成群的鸟儿掠过，我可以说是心如刀绞，欲哭无泪。上岸后，到附近医院拍片检查，结果更是给我扣了一盆冷水：右脚脚背骨裂，至少得回家休养一两个月，在此期间，右脚不能着地。

2010年的秋天，我又去如东小洋口拍鸟。结果，和鸟友们一起，被快速上涨的潮水困在滩涂上，水深及腰，足足两三个小时动弹不得。自然，拍勺嘴鹬的美梦又泡汤了。

十年心不死，整装再出发

连续两次在如东的海涂上遭受严重打击，让我心有余悸，以致于此后多年我都“不敢”再去那边拍鸟。直到今年9月，我的心才又开始“蠢蠢欲动”，又想去拍勺嘴鹬了。这次出发，我不再意气洋洋，而是告诫自己，心态一定要好，不奢望能拍到勺嘴鹬，就当是去海边看看成千上万迁徙的鸟也好。

近几年，随着环境的变化，在如东县拍到勺嘴鹬越来越难了，鸟友们几乎都改到附近的条子泥湿地拍了。虽说如东属于江苏南通市，而条子泥湿地属于盐城市东台市，但其实两地相距甚近。说起条子泥湿地，对于不观鸟的人来说，可能不大熟悉，但我想告诉大家，这块湿地如今已成为世界自然遗产。2019年夏天，黄（渤）海候鸟栖息地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，而条子泥湿地正处于黄（渤）海候鸟栖息地的核心区域。

这些候鸟中，就包括被列为“全球性极危物种”的勺嘴鹬，目前其全球种群数量估计只有几百只。勺嘴鹬充其量比麻雀略大，嘴黑色，先端扩大呈铲形，故称“勺嘴”。它们繁殖于北极冻原沼泽地带，越冬于华南沿海及东南亚。条子泥湿地是勺嘴鹬最重要的迁徙中转站。

这次出发到条子泥之前，我先仔细研究了朋友老熊拍的勺嘴鹬视频，重点是看这些小家伙的进食动作。它们“吃饭”的时候，主要是用勺状的嘴在海涂的浅水中来回扫动，与其他小型鹬类完全不同。

我还问老熊：去条子泥，拍到“勺子”的概率大吗？

他认真地说：可能性挺大的，我告诉你啊（此处语气略神秘），你只要在滩涂上找到一艘搁浅的木船，然后在木船周边仔细找就可以啦，“勺子”经常在附近活动！

得此秘诀，我心大喜。

9月29日清晨，我来到条子泥湿地，沿海堤开了没多久，果然见到一艘木船搁浅在离岸约200米的滩涂上。赶紧换好雨靴，扛上器材，带着望远镜下去了。没多久，望见鸟友们陆续抵达，他们无一例外，全往木船方向走来。我不禁哑然失笑，哈哈，所谓在木船附近找勺嘴鹬，原来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啊！

大山雀的博物旅行

“拍到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呢，你呢？”

秋天到条子泥湿地，在扛“大炮”（超长焦镜头）的鸟友之间，常有这样的对话。彼此相遇，不论是否相识，见面第一句基本上就是“拍到了吗”，在不搭界的路人听来，怕是会一头雾水。但鸟友们彼此心照不宣，不用多说，大家都知道这个“拍到了吗”是指：“拍到‘勺子’了吗？”

那么这神秘的“勺子”是什么鸟呢？

它，就是勺嘴鹬，世界上最濒危的水鸟之一，以像小勺子一样的独特嘴型著称，故被鸟友们昵称为“勺子”。

总第6756期
投稿邮箱：
essay@cnnb.com.cn

举镜苦寻觅，蓦然见“勺子”

而且，这还是一个没有太大用处的“秘密”。反正，我是在木船附近仔细找了又找，就是不见“勺子”踪影。后来，看到其他鸟友为找“勺子”越走越远，我才明白木船所在地只不过是一个大致的定位，勺嘴鹬的实际活动范围大得去了！当然，话说回来，9月中旬的时候，老熊他们确实是在离木船比较近的地方拍到勺嘴鹬的。

这样一来，找勺嘴鹬的难度就大大增加了。如果你去那里就知道，在退潮的时候，木船周边的海涂犹如一马平川，极目远望，不见边际。确实，有无数的水鸟在这里的滩涂上休息或觅食，但是，大家想想，在面积达几平方公里的地方，于密密麻麻的鸟群中“精准”地找出几只小小的勺嘴鹬，真的是谈何易也！

在海涂上一直走啊走，不时举起望远镜仔细找啊找，两三个小时过去了，却一无所获。上午10点半左右，潮水慢慢涨上来了。无数在远处滩涂的水鸟，被潮水逼得不断往近岸处飞。蓝天之下，不时有大群鸟儿鸣叫着飞过，有时我甚至能听到它们振翅的声音。这真令人心旷神怡，心灵也仿佛跟鸟儿一样，放飞在这澄澈的天空里。

随着潮水不断上涨，我只好和其他鸟友一起上岸休息，吃点干粮。午后，等潮水一退，我们赶紧又下去了。走过木船，往前又走了几百米，我望见前方三四十米外有一群小型鹬类在觅食。拿望远镜搜索了一会儿，看到一只鹬在快速走动，心中顿时一激灵，好像是勺嘴鹬！

心跳骤然加速，我强行按捺住激动的心情，定神细看，可不，这小家伙不停地在泥水中扫动着嘴，偶然有那么一个瞬间，嘴端那扁平的“勺子”在望远镜里显露无遗。

真的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我终于找到了日思夜想了多年的亲爱的“勺子”了！

赶紧伏低身子拍了几张。很快，我注意到，附近还有一只“勺子”。下午的阳光照在正急切觅食的勺嘴鹬身上，随着它们的嘴左右扫动，其身体也在轻轻摆动，白色的体侧有节奏地反射着阳光。我很快明白了，只要发现这一小束“跳舞”的阳光，就能在较远距离基本锁定勺嘴鹬——哪怕此时还看不清鸟的身体细节。

当天拍到勺嘴鹬，十年心愿一朝圆，心中那份欢喜，自不待言。

9月30日，我又在条子泥拍了一天，但直到快夕阳西下，却没能找到勺嘴鹬。不过，我已不再遗憾，毕竟已经有缘相见过了。

当我扛着“大炮”，转身往回走的时候，天哪，这回不需要用望远镜，只凭肉眼，我就看到一只勺嘴鹬在不远处活动。

我开心得眼泪都几乎要掉下来了。难道“小勺子”如此有情，知道我就要回家了，也特意来作别？

勺嘴鹬